

東西影畫

《好東西》無異於是今年內地院線電影中的黑馬。從立意和新穎程度上來說，影片無疑是華語電影史中相當優質和跨時代的作品。作為一部女性題材的電影，主創通過這幾年影視劇比較流行的「好友交互式敘事理念」，像是將自己的心事告訴給周圍的朋友一樣，溫柔、幽默但有力地與觀眾分享，而不是強加於人的灌輸，這是華語電影特別是內地電影中少有的敘事理念。這部談諧幽默，各種「梗」十足的電影，卻非常貼近生活，細緻動人，賺足了觀眾感動的熱淚。

葛若凡



宋佳飾演的王鐵梅展現了堅強不服輸的獨立女性精神。

宋佳(中)飾演單親媽媽王鐵梅，曾慕梅(左)飾演王鐵梅的女兒王茉莉，而鍾楚曦(右)飾演音樂人小葉。



截至12月20日，《好東西》內地票房破6.5億。

故事圍繞着三位女角色——知名調查記者轉行自媒體、面對未來顯得有些茫然不適的王鐵梅(宋佳飾)，鐵梅的女兒、目前在小學經常作為「觀眾」、沒有特長愛好、甚至「放棄幻想」的「普通小孩」王茉莉(曾慕梅飾)，還有她們的「戀愛腦」鄰居，樂隊主唱和音樂人小葉(鍾楚曦飾)，講述三個視角三條主線交織的故事。三位處在不同年齡段、性格迥異的女性，一個堅強，一個內向，一個柔軟；一個「擅長」逞強和「給人當媽」，一個「擅長」寫作和「做普通觀眾」，一個「擅長」酗酒和撒謊。她們彼此溫暖互相慰藉，最後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和瑣碎，奔向情緒價值自給自足，不被世界定義的幸福生活。

三線多維交互「發聲」

從劇情設計上，該片採用了三主線多維交互模式的結構，展現了女性敘事下的多重議題，特別是對「女性的聲音」進行了解構：用三個不同年齡女性的視角和她們的經歷去蒙太奇地表達女性的聲音。

第一種聲音是女性的觀點。鐵梅作為一個知名記者，經常報道社會的各類女性議題，為了更好地照顧女兒，她放棄了記者的工作，轉入到自媒體行業。在自媒體中，她大膽地袒露自己的隱私，向社會展現、分享一個單親媽媽的所有。那一系列關於單親媽媽真實生活狀態的自傳式自媒體文章，發出了更多女性的聲音讓大眾聽到。鐵梅既不是重複女

性的悲慘敘事，更不是去炒作，而是在表達自我，表達新時代女性的觀點，展現女性的生活，展現單親媽媽也可以特立獨行、與眾不同，也可以面對自己正常的社交，甚至是正常的性生活。雖然帶來了一些網絡暴力和社會的非議，可鐵梅也獲得了自我的救贖和自我情緒價值的滿足。

第二種聲音是小葉的歌聲、音樂聲和王茉莉的鼓聲。女性的職業，女性的愛好，女性工作的場所，沒有什麼應該被定義為好或者不好。女孩在livehouse的樂隊當架子鼓手，和在學校禮堂的舞台上所謂高雅的古典樂沒有任何區別。哪怕是王茉莉作為一名普通觀眾在舞台下的掌聲，也是有聲的，也是美麗的聲音，也是平凡女性向世界發出的聲音。

第三種聲音是小葉自由追逐愛情，坦然面對欲望的聲音。哪怕是有點「戀愛腦」，哪怕是遇人不淑卻又離不開，也沒什麼不好，也沒什麼值得羞恥。每一種女性都有不被社會定義的美，單親



趙亞廷(右)在電影中飾演不時「添亂」的王鐵梅前夫。

立意新穎 貼近生活 溫柔有力

《好東西》展現多元女性敘事



章宇(右)飾演的鼓手老師與王鐵梅在電影中互生情愫。

媽媽不必是聖潔的超級英雄，戀愛腦也沒什麼不好，孩子也可以只作為台下一名普通的觀眾。沒有特長，甚至沒有去其他地方旅遊過，沒有什麼不好。只要是我們覺得開心的，就是好東西。

最後一種聲音是筆者認為這部電影在視聽語言藝術中展現最精妙的，而且是最令人感動的。就是女性經常被忽略卻是「最大聲」「最有力」的聲音——女性付出家庭勞動哺育下一代，維護好整個家的聲音。

女性辛勞付出動人心弦

在該片中作為音樂人的小葉在鐵梅家錄了很多聲音，給鐵梅女兒王茉莉聽，讓女孩猜是什麼樣的聲音。電影中王鐵梅照顧王茉莉生活的點滴被小葉錄下來，這是女性無私奉獻給家庭的愛的聲音。王鐵梅煎雞蛋，孩子聽起來像是下暴雨。王鐵梅在陽台上擰乾和抖擻衣服上的水，孩子以為是打雷。她用

吸塵器，被孩子以為是龍捲風。收拾家裏的聲音被孩子當成挖掘機。早起給孩子打果汁，操勞家務不小心睡着了，卻被孩子當成了河馬。在外面辛勤工作，被孩子當成了飛船。看到這一段蒙太奇，觀眾的情緒一下子就從歡笑變成被王鐵梅無私的母愛和女性為家庭所奉獻青春的感動，在電影院，好多筆者身旁的人都在看這一段笑着笑着流下了眼淚。

這是女性偉大的聲音，卻是容易被我們忽略的聲音。這種聲音可能沒有上野千鶴子或者其他女性作家的文章要顯得條理清晰，卻一樣擲地有聲，讓人振聾發聵。女性在工作的時候，為家庭無私的額外付出和辛勞，在辛勤一天的工作以後，還要承擔家庭的家务，哪怕是女明星，也無法逃避額外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這是她們的聲音，她們愛的聲音。

這一段蒙太奇的鏡頭浪漫卻感情細膩，表演毫不浮誇沒有刻意的痕跡，演

技真實自然。情緒的觸點傳遞恰到好處，實現了劇中角色到觀影觀眾之間的觸點共情。用劇中特定角色的人設，巧妙的錄製聲音，在電影劇情裏和電影本身同時進行聲音和畫面的蒙太奇，實現情感的傳遞。這是本片在畫面敘事和鏡頭設計中的高杆之處。

演員演技細膩自然

該片演員的演技精湛。宋佳表現出來的演技細膩而自然，為我們展現了一位希望兼顧事業和家庭生活，不斷逞強，不服輸的獨立女性和單親媽媽。在片中無論是工作還是家務，都展現出了真實貼近生活但又符合劇情內容的演技。鍾楚曦的情感表達，尤其是在王茉莉面前幾次角色間的情感互動，都展現出感染力，哭戲自然不做作。女兒王茉莉的飾演者曾慕梅，年齡很小卻在片中作為支點人物，需要與幾乎所有的出場角色對戲，並進行情緒交互和觸點傳遞，也完成得出色。

由內地導演賈樟柯執導，趙濤、李竺斌主演，潘建林、蘭周聯合主演的《風流一代》日前在香港戲院上映，電影通過女主角的人生歷程，也勾畫了生於「變革一代」人們的眾生相。與其說這部電影是賈樟柯送給妻子趙濤的「情書」，毋寧說他是以影像記錄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匆匆而過的身影。

葛泓延

電影採取的是非典型的時間索引大綱。開始是女主角巧巧(趙濤飾)戴着口罩、飽經滄桑，和一個能識別表情的人工智能機器人相視，機器人問巧巧：「您今天心情怎麼樣？」緊接着因為巧巧戴着口罩無法識別表情，機器人又說：「對不起，我看不清您的表情。」隨着趙濤慢慢揭開口罩，一段過去二十多年的記憶也隨着口罩的揭開而慢慢浮現……

聚焦普通人

整部電影把大量的鏡頭對準主角以外的，甚至是專業演員以外的普通人。他們是上個世紀末期到這個世紀初期的年輕人，而到電影的尾聲部分，女主角巧巧和男主角斌哥則展現一種錯愕和無所適從。巧巧看到迎面來的機器人表現出的是無奈和悲哀。他們從時代變遷的中心，逐步走到新時代的邊緣。

電影中出現多段不同時代的歌曲，有觀眾說像是「金曲串燒」，其實流行樂是典型的時代標記，或者在電影中，是一種「象徵符號」。流行音樂在不斷

變化，當時髮變成過時，當經典又再次流行。時光反覆下唯一無法反覆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和他們終其一生都無法跨越的時代。

其中有一部分的拍攝素材來自賈樟柯之前電影的素材拼接。就好像把之前電影中沒有交代清楚，或是一筆帶過的支線劇情等，重新作為主體敘事。但這樣的處理手法，在劇情的敘事和邏輯的表述上，更像是散文，而並非像是劇本，拍攝而成的電影更像是一個浪漫的文藝影像合集。雖然整體來說企圖表現時間的匆匆流逝，然而並沒有嚴格按照時間來呈現故事。

值得一提的可能是拍攝上，或者運鏡和畫面敘事上，積澱了賈樟柯20多年超過1000小時的素材，它們甚至都是用不同年代、不同的機型去拍攝完成的。有一些是膠片，有的來自手持DV，有時

候是單反或者數碼攝影機等。

提及這種用不同年代影像拍攝剪輯的手法，就要說到20世紀，當時電影業有很多類似游離的方式拍攝零散的素材，而拼接出來的電影。其中不乏一些在世界影視上被稱為不朽的作品，就像是電影的吟遊詩人。當不同的空間、場景和劇情在一起碰撞，產生極大的視覺差異和觀感的衝擊。《風流一代》正是如此，將一切慢下來，零散下來，帶領觀眾回到過去，去拍一部復古形制的電影。

歷時逾20年

提及這部電影的拍攝想法，可以追溯到2001年，當時賈樟柯想要拍一部名為《拿數碼攝像機的人》的影片。計劃拍攝兩三年，主要拍攝一些處於新世紀轉型期的影像。但導演一直覺得自己沒有拍完，或者說是感到影像尚未記錄完

全，就斷斷續續一直拍，這一拍就拍過了20多年，之後就有了這部《風流一代》。電影在拍攝過程中，同步記錄了時代的變化，人的變化，社會的變化，也是我們的改變，對人對事認識的改變。

然而，有些部分過於碎片，令故事看起來太散，像是一部一不小心寫成小說的散文詩。在筆者看來，這部電影既想表達巧巧這個人物，又想表達匆匆而過二十多年的風流一代，從而忽略了女主角和男主角的人設及其變遷，導致角色沒有成長，也缺乏行為動機。這樣的話，角色本身沒有核心人物參照，所有的變化沒有依據，就好像這些片段，都是各個電影中趙濤曾飾演過的不同人物、不同時代，導演使用不同機型拍攝下的殘影，而並沒有展現出巧巧內心深處，原本不安躁動到無所適從的靈魂。

《風流一代》：在時代洪流中尋找自我



《風流一代》由賈樟柯執導、趙濤主演。



巧巧(趙濤飾)與斌哥(李竺斌飾)既是情侶，又是工作夥伴。

劇情簡介

時光與感情之旅

《風流一代》主要講述在山西大同，巧巧與斌哥在此過着愜意的生活。斌哥既是她的男朋友，又偶爾以經紀人的身份為她的演出打理事務。然而，心懷抱負的斌哥離開大同去外面的世界闖蕩，卻一去不復返。多年後，巧巧出發去找尋斌哥……最終戀情以失敗告終，巧巧的個人生活、情感和歲月留下的痕跡，也串聯在大時代洪流下的普通人的生活起伏。



《風流一代》由不同年代的素材拍攝而成。

